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Volume 7
Issue 2 第七卷第二期

Article 4

January 1947

敦煌石室稽古錄 = A history of the caves at Tunhuang

F. Y. L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羅福頤(1947)。敦煌石室稽古錄。《嶺南學報》，7(2)，73-114。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7/iss2/4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敦煌石室稽古錄

羅福頤

敦煌石室之發見，傳始於清光緒二十六年；或有異說，亦不逾一二歲，則距今不過四十餘載。中間雖經歐西人之取求，寶藏有俄空之歎。然天出神物，正資人力。與其埋沒古寺，湮滅邊荒，孰若蜚聲藝苑，利我學者。古人石室寶藏之意，原不出此，則吾于歐西人之攘取，又何憾焉。今日石室卷軸，吾國殘留，佛典為多，道經次之，儒教典籍又次之；至于佛畫，更千百中存二三耳。精華所萃，均流國外，是固應惋惜者。惟是此四十年來，敦煌學之昌明，已極一時之盛。國外所有古卷軸，今原物雖不能返。然由於學者不憚跋涉，出國調查之結果，或藉影照，或出抄錄，致敦煌遺書，今日得傳流于我國藝林者，業已過半。是雖失之於前，而能得之於後，斯可自慰者矣。至石室卷軸發見之始末，及今日石窟之近況，均應有結束之統計。而海內外碩學之士，多懸筆不書者，殆仍有所待耶？抑曾實地調查之士，不欲率爾操觚，將有宏編鉅製，以示來者耶？頤以寡昧，不揣其學識之不足，爰集前人所記，兼近聞之於師友者，彙為此編。耳食之餘，昔賢所謂方雅之士，仰教正之。時丁亥孟夏羅福頤記。

目 錄

第一章 敦煌縣及千佛洞之歷史

一 敦煌縣之沿革

二 敦煌石窟之歷史

第二章 石室發見之年月及古人封閉之時代

三 石室卷軸發見年月之傳說

四 以卷軸上所記年月考石室封閉之時代

第三章 外國人調查開始及其取求

五 英國遺斯坦因氏調查之開始

六 斯坦因氏取去古卷軸之原委

七 法國伯希和氏取去古卷軸之概畧

八 日本人購去古卷軸之約數

第四章 清末政府之收購及至京時之結果

九 清政府籍沒殘餘古卷軸之始末

十 古卷軸運京時之散失及民國以來之結果

第五章 美國學術團之調查及我國之參加

十一 美國哈佛大學之調查

十二 美國敦煌考古隊調查及我國北大之參加

第六章 石室卷軸散出國內外之約計

十三 流出國外石室卷軸之約計

十四 國內所有石室卷軸之約計

第七章 民國以來敦煌石窟之改革及學者之調查

十五 民國以來石窟之近狀及學者之調查

十六 政府派學者至英法調查之結果

第八章 關於石室卷軸之文獻及餘說

十七 關於石室卷軸文獻之分類目

十八 餘說

第一章 敦煌縣及千佛洞之歷史

一 敦煌縣之沿革

敦煌縣名，始見於漢書地理志屬酒泉郡。唐人始于敦旁加火作熾煌。（見元和郡縣志）。今以石室所出，唐寫本可證，宋以來又均去火作敦煌，至今仍然。其地在禹貢屬雍州，古西戎地，春秋時為瓜州，秦時大月氏居之。漢初為匈奴渾邪地，元狩中，屬酒泉郡；元鼎六年置敦煌郡，後漢因之。（見大清一統志）。今將載籍所記敦煌縣沿革，

摘錄于下：

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四年：「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

杜氏注：「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瓜州地在今敦煌。」

又昭公九年傳：「王使詹伯辭於晉曰，………先王居樟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氏注：「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

史記(百廿三)大宛傳：「大月氏在大宛西。………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唐張節正義注：「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

前漢書(廿八)地理志下：敦煌郡（後漢書郡國志屬涼州刺史部）注：「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莽曰敦德。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縣六：敦煌（注「中部都尉治部，廣候官。杜林以爲古瓜州地」），冥安，效穀，淵泉（後漢書郡國志作渾泉）。廣至，龍勒。

晉書(十四)地理志：涼州，敦煌郡（漢置統縣十二）：昌蒲，敦煌，龍勒，陽關，効穀，廣至，宜禾，宜安，深泉，伊吾，新鄉，乾齊。「涼州按禹貢雍州之西界。周衰，其地爲狄。秦興美陽甘泉宮，本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匈奴既失甘泉，又使休屠渾邪王等居涼州之地。二王後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漢改周之雍州爲涼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時號爲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於是乃別以爲雍州。未又依古典定九州，乃合關右以爲雍州。魏時復分以爲涼州刺史，領戊己校尉，護西域如漢故事。至晉不改。」「元康五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宜安，深泉，廣至等五縣，分酒泉之沙頭縣，又別立會稽，新鄉凡八縣爲晉昌郡。永寧中，張軌……控據河西。稱晉正朔，是爲前涼。……敦煌，晉昌，西域都護張茂以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張祚又以敦煌郡爲商州。……其地三分，武昭王爲西

涼，建號於敦煌」。

隋書(廿九)地理志上：敦煌郡(舊置瓜州)統縣之，敦煌，常樂，玉門。敦煌注：
「舊置敦煌郡，後周併効穀，壽皇，二郡入焉。又併敦煌，鳴沙，平康，効穀，東鄉，龍勒，六縣爲鳴沙縣。開皇初郡廢。大業置敦煌郡，改鳴沙爲敦煌，有神沙山，三危山，有流沙」。

新唐書(四十)地理志：隴右道屬沙州，燉煌郡下都督府。本瓜州。武德五年曰西沙州，貞觀七年曰沙州(注「有府三：曰龍勒，効穀，縣泉。有豆盧軍，神龍元年置」)。……縣二：燉煌，壽昌」。

舊五代史(百卅八)外國吐蕃傳：「安祿山之亂，肅宗在靈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取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於吐蕃。開成時，朝廷嘗遣使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見唐使者旌節，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吐蕃生靈否？……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黨頤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國。甘州爲回鶻牙帳，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至世宗時，……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議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歸爲義軍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

元史(六十)地理志：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屬。「沙州路，唐爲沙州，又爲敦煌郡。宋仍爲沙州。景祐初，西夏陷瓜，沙，肅，三州，盡得河西故地。金因之。元太祖二十二年，破其城，以隸八都大王。至元十四年，復立州。十七年升爲沙州路總管府，瓜州隸焉」。

明史(四十二)地理志三，陝西屬「沙州衛(元沙州路屬甘肅行省)，洪武初廢。永樂元年置衛，正統間廢。東距行都司千三百六十里」。

大清一統志(二一三)：安西府下敦煌：「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地。春秋時謂

爲瓜州。秦時大月氏居之。漢初爲匈奴渾邪王地。元狩中，屬酒泉郡。元鼎六年，分置敦煌郡，後漢因之。晋咸康初，前涼於郡置沙洲，又置商州，隆安中，西涼都此，又徙都酒泉。後魏太武，於郡置敦煌鎮，明帝改鎮爲瓜州。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改州爲敦煌郡。唐武德二年，復曰瓜州，五年改曰西沙州。貞觀七年，復曰沙州。天寶初，改敦煌郡。乾元初，復曰沙州。建中二年，陷于吐蕃。大中五年，收復，改建歸德軍。五代時，號歸義軍。宋景祐初，入西夏。元至元十四年，復置沙州。十七年，升爲河州路，屬甘肅行省。明永樂三年，置沙州衛。成化十五年，改置罕東左衛，後廢。清雍正元年，置沙州所，四年升爲衛。乾隆二十五年，改置敦煌縣。二十七年，移置安西府治，屬甘肅省。領縣三：敦煌縣，玉門縣，淵泉縣。」

嘉慶大清一統志(二八〇)安西直隸州下，乾隆「二十五年，改沙州衛爲敦煌縣。二十七年，移置府治。三十九年，裁淵泉縣，改府爲州移治焉。領縣二：敦煌縣，玉門縣。」

以上乃清以前敦煌之沿革。至民國屬甘肅省安肅道，後更直屬省政府。民國二年，裁府留縣。其地西南一百三十里，有陽關，一百五十里，有古玉門關遺址。其位置，陽關在南，故曰南道。玉門關在北，故曰北道。爲自古以來，經營西域交通之要道。漢武帝時，令張騫通西域，以後益增其重要。加以李廣利遠征大宛時，亦以此爲根據地。延至後漢仍然。如後漢書(百一十八)西域傳稱：

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

由上可見當時之衝要。至隋代，隋書(六七)裴矩傳言矩撰西域圖記，其序亦曰：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又唐釋道宣著釋迦方志上遺迹篇，亦記此三道。則是自佛法東漸後，外國佈教

之人必通過此處，至爲佛教之中心地所。又中國至印度取經者，亦必經西域而出國。如著佛國記之法顯，及著大唐西域記之玄奘，悉曾經過敦煌。其後元代，歐人有馬哥波羅者，來遊中國。其遊記中，亦稱敦煌之地曰：

此地不僅有佛教，尚有景教、回教等，有種種民族之雜處。其政治的勢力，不僅爲漢民族一族所有也。

二 敦煌石窟之歷史

敦煌石窟，亦名千佛洞，古名莫高窟。據周李君修佛龕碑謂始於苻秦建元二年。沙門樂僔始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繼續營建。伽藍之起，實始於二僧。至記石窟之方位，則莫詳于清徐松西域水道記。茲將二書所載摘錄于後：

周李君修佛龕碑：「……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心恬靜；當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于尊師窟側，更卽營建。伽藍之起，濫觴于二僧。復有刺史建平公，東陽王等，□□□□□後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實神秀之幽巖，靈奇之淨域也。……樂僔法良發其宗，建平東陽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歲，計窟室一千餘龕。今見置僧徒，卽爲□□」，（見西陲石刻錄）。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三）哈喇淖爾受水篇。「哈喇淖爾二源，其東源曰蘇勒河，西源曰黨河。二源并導，西過鳴沙山南。山在敦煌縣城東南四十里。新唐書地理志，鳴砂山一名沙角山，又名神砂山。山東麓有雷音寺，倚山爲宇，山錯砂石，堅凝似鐵。高下鑿龕，以千百計。年祀邈遠，經歷兵災，沙厭傾圮，梯級多斷。而佛相莊嚴，斑爛金碧者，猶粲然盈目，故又曰千佛巖，巖之莫高窟前，側立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蓋窟創於前秦。……碑有云秦建元二年，沙門樂僔立，旋爲沙所沒。李君碑卽修樂僔功德也。莫高窟又有元至正造象記。千佛巖睡佛洞外，有唐李府君修功德碑，石質堅緻，文多完好。其碑陰爲唐李氏再修功德碑。巖之文殊洞外，有元皇慶寺碑。雍正中光祿少卿汪灝督修沙州城，有遊千佛洞詩。

又敦煌石室出唐人書燉煌錄記莫高窟甚詳，今節錄于下：

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中過石磧，帶山坡，至彼斗下谷中。其東卽三危山，西卽鳴砂山，中有自南流水，名之曰岩泉。古寺僧舍絕多，亦有洪鐘。其谷南北兩頭，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畫吐番贊普部徒。其山西壁，南北二里，普是鑄鑿。高大沙窟塑畫佛像，每窟動計費稅百萬。前設樓閣數層，有大像堂殿，其像長一百六十尺。其小龕無數，悉有虛檻通連，巡禮遊覽之景次。南山有觀音菩薩曾現之處，郡人每詣彼，必徒步來往，其恭敬如此。

由上可見唐人所記石窟情況已如此，歷五代而至宋元又數百年，宜乎佛龕之鑿，與日俱增也。千佛洞石窟之數目，據法國人伯希和調查，主要石窟有一百七十一號。而每一號之副號，有達三十者。民國後，北京大學遣陳萬里氏調查，據其西行日記載，謂石窟有三百五十三所之多。並謂第九十洞有宋元嘉二年之題名。其藏古卷軸之石窟，爲第一百六十三窟。近向達氏著西征小記稱：

千佛洞諸窟，張大千凡編三百零九號，復益以耳洞若干。伯希和編一百七十一號，而每一號之副號，有達三十者。綜計有壁畫之窟數，當在四百左右也。

第二章 石室發現之年月及古人封閉之時代

三 石室卷軸發見年月之傳說

石室卷軸發見之原委，據傳說爲修理洞廟時，掃除沙磧，誤破複壁而發見者。當時發見人，爲該觀住持王元鑑道士。其年月，傳爲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西紀元一九零零年）四月也。前人首記其事者，當莫先于葉昌熾語石（一）稱：

敦煌縣千佛洞卽古之莫高窟也。洞扉封以一丸泥。十餘年前，土壁傾移，豁然開朗，始顯於世。中藏碑版經象甚夥。楚北汪栗庵大令宗翰，以名進士作宰此邦，助余搜討。先後寄貽宋乾德六年水月觀音畫像，寫經卷子本，梵叢本，各二。筆畫古拙，確爲唐經生體，與東瀛海舶本無異。

據語石自序，葉氏曾于光緒廿八年視學甘肅，故面托敦煌縣令汪宗瀚搜集碑版。

而汪氏乃以宋畫唐經爲贈，告以均出敦煌千佛洞，故葉氏著書時及之。又近英國斯坦因署千佛洞取經始末（近人王竹書譯本），中有一節記石室發見事，今摘錄于下：

余（斯坦因自稱）第一次至洞時，其住持王道士適往敦煌募化。余小住其間，無事即與洞廟獨一居人，一年少之唐古特和尚閒話。知寫本發現之地，爲羣洞北道附近之大洞。入口處初爲墜石及流沙所封鎖。道士虔修諸洞多年，見過道壁畫上露一裂縫，縫後有一孔道，由此掘去岩石，遂至一小石室。據云手寫卷軸，充滿室中。

又千佛洞取經始末，後有王竹書按語，記發見卷軸事，今摘錄于後：

竹書按道士自陝西至千佛洞，在光緒末葉，即西元一九〇〇年。其後修理洞廟時，既發現大批古寫本。沙州道台曾以公文，及若干中文佛經卷子，並發見各物目錄，呈報蘭州巡撫衙門，巡撫於寫本漠不關心。又聞古本之多，需驛車七輛始可載完，爲免出運費，及視察麻煩起見，即批令將寫本全部，仍存原處，着王道士保管。道士當將寫本鎖藏，並將發見各物目錄銷毀，其事遂漸不爲外間所注意。

又法國人伯希和氏著敦煌石室訪書記（吳江陸翔譯），亦載一節，足與上參証。

今摘錄于後：

王道士告余（伯希和自稱），洞中藏弆，神人于夢寐中告之。此類神話，安足置信。實則當修葺與洞扉通達之走廊時，有人陷窖，遂發此祕藏耳。首將碑石取出，陷于廊壁，繼將大宗卷本，絡續饋送於甘肅官吏。然官吏不好書籍而好銅佛，故洞中銅佛，未久即罄。蒙人朝禮此山，往來不絕，來必展閱巨幅之藏文寫經。以是之故，光緒年刊之小本道經，遂呈現於洞中。此與石室封閉之年代，實無絲毫關係也。銅佛告竭，卷本取出若干後，僧侶以爲寶藏已盡，人亦信之，不復搜索。故此石室藏弆，雖經饋送者之携取，斯坦因之捆載，而保存八百年之大宗卷本，仍能留以待余也。

以上發見石室之歷史，大致如此。至發見之年月，一般雖皆稱爲清光緒廿六年庚子四月，然日本人石濱純太郎，據各書所記，疑石室發見之年，殆在光緒廿五年

(見該氏著敦煌雜考),並舉三証以明之,今摘錄于下:

- 一、據葉氏語石稱:「莫高窟以十餘年前,土壁傾移,豁然開朗,始顯于世」云云。考語石刊于宣統元年三月,如是光緒庚子,止應作十年。惜葉氏未詳其十幾年耳。
- 二、據藝術叢編廿三冊載宋畫觀音像,上有王瓘題記云:光緒廿五年出敦煌千佛洞,嚴金清自蘭州寄贈。則是千佛洞當是庚子前一年,己亥所發見矣。
- 三、據近人陳萬里氏西行日記,附錄之官廳調查表中,有第二八八號洞附記說,此洞光緒廿五年五月廿六日,發見唐人寫經數千卷云云。此調查表乃營部司書奉周統領命協同敦煌縣署警察所員而調查者。

據上所証,則千佛洞石室之發見,或于光緒廿五年己亥(西紀一八九九年),是未可知也。

四 以卷軸上所記年月攷石室封閉之時代

敦煌古寫本,以其尾題具有年月考之,知其書跡之最古爲者北魏文成章太安四年(當西紀之四五八年);其最近者,有宋太宗至道元年(當西紀九九五年),中間歷五百餘載。由此可推知石室封閉之時代,殆當在宋初。意或出當時宋與西夏交兵時之所封閉耶。敦煌石室訪書記亦記此問題,今節錄于下:

首當研究之問題,厥爲卷本入洞之約畧年代,此實有準確之憑証在焉。卷本所題年號,其最後者,爲宋初太平興國(西曆九百七十六年至九百八十三年)及至道。且全洞卷本,無一作西夏字者。是洞之封閉,必在十一世紀之前半期,蓋無可疑。以意度之,殆即于〇三十五年,西夏侵占西陲時也。洞中藏弃,至爲凌亂。藏文卷本,漢文卷本,絹本畫幅,繪畫壁衣,銅製佛像,及唐大中刻之豐碑,均雜沓堆置。由是可見藏置時,必畏外寇侵掠而倉皇出此。且由是可考敦煌文化之漸衰趨頽。唐時敦煌文化極盛,降至五代,維繫不替。此十世紀時,統治敦煌之諸王,所以大興龕窟于巖阿也。然據現所獲得之洞中寫本,若契約,若施舍題名,若日常簿錄,若文藝雜錄,考其字迹,察其文理,文化日衰之兆,不難窺見。雖七八世紀之精美寫本,尙遺留于僧衆之手。然因不善藏弃,

絕少完善者。文物之摧殘，不盡由於外寇，外寇特增其歛度耳。西夏侵佔西陲之後，亂事綿亘不已，故洞中書籍之藏弃，已爲居人所遺忘。千九百年之發見，特意外事耳。

第三章 外國人調查開始及其取求

五 英國遣斯坦因氏調查之開始

斯坦因 Aurelstein 者，匈牙利人。以一八六二年生於匈牙利。長留學於英德，後入英國籍，專攻考古學。更渡印度，爲東洋學校之主宰人。一八九九年，任印度政府教育部官。曾三次負其政府命，調查中央亞細亞之古跡。

第一次爲一九零零年（當清光緒二十六年）至一九零一年，以調查和闐爲中心。

第二次爲一九零六年（當清光緒卅二年）至一九零八年，調查古長城故壘，以至西域諸國，更至敦煌。

第三次爲一九一三年（當民國三年）至一九一六年，調查西域地方，以及甘肅，更至古壘舊城之遺址。

以上三次，均有極大之收穫。其至敦煌千佛洞調查，乃其第二回中事。斯氏於一九零七年（光緒三十三年）到敦煌，遇一自烏魯木齊來之纏回，名薛海伯者，告以前幾年千佛洞曾經發見大批寫本之謠傳。由是斯氏于三月即趨千佛洞探訊，未得結果。於五月廿一日再至千佛洞，着手調查發見石室古寫本事。其調查之因由，以斯坦因氏自著中亞細亞探檢談（王國維譯本）述之甚詳。今摘錄于後：

余因閱覽古迹，故遂至敦煌。當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清光緒五年），余友匈牙利地理學會長洛克濟 Loczy 教授，曾隨伯爵斯希尼 Count Sze-cheny 之遠征隊，至敦煌東南之千佛洞。一千九百零二年（光緒廿八年），曾以語余，并謂洞中畫壁影刻之美，冠絕東方。余深感其語，故有敦煌之行。余以一千九百零七年（當清光緒卅三年）三月始至敦煌，即訪千佛洞。其洞在荒谷之口，危巖之上，在敦煌東南十二英里。余至其下，始歎洛氏之言不誣。窟穴大小，殆以百數。

高下成列，頗不整齊。石色純黑，上施雕鑿，洞之大半，皆有畫壁。美麗殊倫，完缺不一。繪畫之法，源自自身毒。余于和闐沙漠所掘廢寺佛畫，規摹氣韵，大畧相同。造像之多，與畫壁等。可証古代支那印度美術交通，惜多爲後人補葺，失其真矣。

又千佛洞取經始末記，較中亞細亞探檢談爲詳，今摘錄于下。

一九零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予復至聖地時，香汎已過，千佛洞寂靜之空氣，依然恢復。余乃支帳結營，作長住之計。時心中所存者，另有一種希望。蓋予第一次來敦煌時，已畧聞數年前，偶然發現古代寫本之事。寫本甚多，今藏某洞廟內，爲一道士所固守。渠修葺洞廟時，於一砌牆之邊廂佛堂內得之。據云道士受官家命令，將其封鎖。余爲求書計，不得不徐圖之也。

據云手寫卷軸，充滿石室中。上爲中國字，而所寫者則非中國語。全體卷軸，足有數驟車之多。此壁櫬今已裝置一門，嚴加封鎖。當時所能寓目者，只一保存極好之手寫長卷。此係少年和尚借諸王道士，以增其私人住室之光彩者。卷字筆致秀麗，經蔣師爺（編館刊者案蔣名孝琬，充斯氏中文祕書）匆匆展閱後，知所寫者爲佛經，上無確切之年月。惟就紙與字體而言，已可決其古遠。欲作進一步之探討，則非周覽祕室不可。此時祕室寶藏之說，業已證實，即此已足使人精神奮發矣。

余五月間，回千佛洞時，道士業已先在。其爲人頗奇妙，極羞怯而似有神經質。彼不知保守者爲何物，而對神與人咸有戒心。初與交涉，頗爲棘手。……中文祕書因道士性情特異，亦以爲不可造次。卽以金錢爲賄，或捐助廟款，亦未必能動道士之心。以既有教義之約束，又恐人民之反對也。……

余等勝道士種種之阻礙，其經過姑不贅述。而王道士旣未嘗學問，故不必告以余之研究之興趣。事之成功，除蔣師爺之祕策外，余之中國大護法聖人玄奘法師，極有力焉。余素敬玄奘，人頗知之。道士不知佛事，然其敬仰唐僧之忱，與余相同。……余不善操中語，但能告以余對於大遊行僧信仰之誠，乃隨玄奘足跡，踰高山沙漠之險阻，自印度而來之情形。道士聞言，大爲感動。

最後王道士終被說服，於夜間自石室內祕密取出中文手抄卷數軸交給蔣師爺，以便我等察閱。……當我等細察諸卷時，見有若干手抄佛經，其上註明係由玄奘自印度取來，並係由玄奘加以翻譯云云。至此雖蔣師爺亦為之感動。此豈非取經僧在天之靈使其藏諸祕室，以為余之考古工作之獎品耶。

因此靈異，道士精神為之大振。是晨，即將石室之門，當余面大開，其內即大量墨寶珍藏處也。道士小油燈光暗欲墜。余兩眼大張，見許多手寫卷子，層層堆疊，凌亂無序，自地上起，高約十英呎。量度之後，知其所佔體積，有五百立方呎。小室廣度，約九英呎見方。其中卷軸堆塞，僅餘兩人立足之地而已。

此黑洞中，無論何物，不能閱覽。及道士取出若干卷軸置石洞外新築某室內，使我等從速閱覽時，則寶藏內容之重要，及其合于多方面之研究，立時自見。而此暗室構造秘密，雖眼光精銳者，亦不易發覺。此中寫本卷子之紙料，極為堅韌，高度約一英尺，長處有時至二十碼，乃至二十碼以上。初閱諸軸，皆為中文，佛經。保存情形極好，畧與初存時無異。

由上可見歐人調查之開始及其初發見之狀況。

六 斯坦因氏取去古卷軸原委

石室卷軸既為外國人所見，於是乃生覬覦之心。以種種之方法，金錢誘其衷，迷信表其外，而後古卷軸乃不翼而飛，遠渡歐西矣。據中亞細亞探檢談載當時發見成堆之古卷軸及佛畫等，乃以假歸細閱之名目而入手，又捐與馬蹄銀若干。其詳情今摘錄于後：

所有卷軸，大抵漢文寫經，高約一尺，卷束甚厚。雖完好如故，然觀其紙墨形製，古可知也。每展一卷，恒在十英碼左右，故求其所記時代，甚為煩難。後於漢文大經卷背面，發見印度婆羅謎草書，積疑始釋。足證寫經之時，中亞細亞佛教徒中，尚知梵文，此為稍古之事矣。一切寫本，依然初藏時之形狀，且無幾微濕氣，蓋保藏古物，固未有愈於沙漠中之石室者也。

余於開一大包裹時，尤驚此地保藏之善。其包裹以粗棉布為之，中藏種種絹

畫，紙畫，幡蓋，錦繡刺繡之供獻物，不可勝計，其畫絹畫布，蓋寺中之旌旗，卷藏甚謹。及展視之，皆爲諸佛菩薩像，或純用印度畫法，或以印度畫爲本，而參以中國畫。佛像之下，畫禮拜者，其服猶昔時桑門之服也。後蔣君（案原譯張君實誤，今改正，下同）發見供獻簿，果證爲第九第十兩世紀之物。作畫之絹，薄而透明，精細無匹，故其大至五六英尺者，摺久痕深，開視頗險。當時亦無餘暑以細加研究。余之所注意者，惟在利用何策，可使古畫脫此危地，而免守者之傷損。後覩道士觀此唐代遺物，若不足貴，心乃大慰。又不敢再加審諦，恐其以余爲酷嗜之也。

此殆由道士不重繪畫，或故以此爲餌，使余之耳目不能專注於漢文整卷，故特於其所謂廢物之中，多出雜東以示余。然余實深謝道士之殷勤也。余於第一包裹內，已發見中國吐蕃文，中有印度草書葉甚多。所謂中亞細亞婆羅謎文也。此種書葉，由其形製觀之，均屬於六大寫本。或甚繁多，亦有完全者。以余所見此體梵文，及突厥斯丹教文學。其完全及精好，未有能及之者。故余與蔣君，終日於漢文藏文，漢梵對譯文束中，拾取此種殘葉。道士雖以取携爲勞，然甚輕視此，故心頗慰矣。

後數日間，所爲之事，與所見之物，不暇殫述。有一大束，充以雜書畫布，及種種紙葉。其最可貴者，爲貝葉梵文大書。此明爲北印度佛教律藏中之物。書之材料，示其來自印度，且世界所有梵文寫本，未有古於是者。吐蕃文書，有卷子本。有朴叙斯本書亦甚多。且除南方書籍外，尚有他書。蓋突厥斯丹東部之回鶻國，至第十世紀尚存。其時佛教盛行國中，一時或曾據敦煌之地，故回鶻文寫本，多至數大束。又摩尼教經之以開突厥文，及敘利亞文書者，亦見於此云。

漢文殘紙片，驟視之若稍不足珍，然實有古物學上之價值。其中雜記如書札寺歷等，充塞於道士所謂廢紙中。此不獨足以知第九第十兩世紀中，此間寺院之制度。由其所載年月，亦足証石室之閉，在耶穌紀元千年以後也。其封閉之故，實懼兵禍。然先是此室必爲寺中儲藏故物之所。故當封閉之時，其物固

已古矣。……

余以多日之勞，速檢室頂之叢殘卷束，而選寫本圖畫，及他古物之特異者，乃開漢文寫本卷軸之大匱。雖道士之心，已爲賄賂所易，然頗有難色，又清理全室之事，雖膽壯者猶爲寒心，況以彼之怯懦乎，然清理之末，果於室下得畫絹若干束。又於漢文卷中，得中亞細亞婆羅謎文，及他文寫本等。此處寺宇，本道士所重修，故寺中所有各物，悉爲彼有。而交易之道，則余以自由捐助之名義，施諸寺宇，所取諸物，亦以假歸細閱之美名，携至余處，初無一人知者。購取之事，多出蔣君之力。至其不爲人所指目，則又有說，茲不暇述。當道士既得馬蹄銀後，暫至敦煌，驗其名望，不減於昔，心乃大慰。且以余之購此，將以佛教之文學美術，播於西方。又使古物不受後此滅亡之阨，甚盛業也。余四月以後，復至茲寺，道士對余無異詞，余心尤慰。迄於今日，二十四箱之寫本，與五箱之圖畫繡品他物等，安抵倫敦，此乃余最終之慰藉也。

又千佛洞取經始末記亦稱：

當時最要緊之工作，即如何使王道士不爲恐懼心或人言所攝，予擔保捐贈巨款一注，以爲修理廟宇之用。而道士則猶疑于清卷捐款之間。最後我等終獲成功。此不能不致謝蔣師爺之敦勸，與余之殘佛及信仰玄奘之忱也。

午夜，蔣師爺悄然來吾帳中，抱第一日所檢之卷束一大捆與俱。余心大悅。道士曾經切囑余，在中國境內之時，除我三人外，不得使一人偵知古物之來源。故蔣師爺獨任搬運之勞，凡八夜乃盡。帳中卷束，愈積愈多，非大車不能載運矣。

最後王道士得我等馬蹄銀若干，其良心及修理洞廟之願望，皆得大慰。余四月以後，回至敦煌附近時，道士態度安閒，對余亦無異詞。且使蔣師爺以予名義，再取中文及吐蕃文寫卷若干。約十六個月後，二十四箱之寫卷，與五箱之圖畫繡貨，及其他古代美術品，安抵倫敦大英博物院，乃余之真正獲得慰藉之時也。

以上，乃斯氏第一次于西紀一九〇九年（清光緒卅五年），運走古卷軸，及圖畫

繡品，凡二十九箱。其第二次于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再至敦煌。更于王道士手中又得古物五箱。內有古卷軸六百件，及其他物品。亦見千佛洞取經始末記，今摘錄于下：

余于一九一四年，第二次造訪其地時，王道士出示其所用之公賬，知當日得之于於余者，皆已作修葺廟宇之用。彼以馬蹄銀，在洞廟前成所築之新佛堂及香客下院，已駢列成排，一一為余指示，有自得之意。又以寫卷遭官家之蹂躪，深悔當日不聽蔣師爺之勸，將全部珍藏售之於余。

方官府提取藏卷時，道士另行密藏中文寫本若干。……此皆道士認為有特別價值者，大約總數，仍必可觀。故余第二次至其地時，又得携出古物五箱，內有佛經寫卷約共六百件之多。余加捐現款一批，然後銀貨兩交，固又必然之事也。

由上可見寶藏之初開，斯坦因氏取出古卷軸，亦鬥竟心機而後始得也。

七 法國伯希和氏繼取古卷軸之概畧

伯希和 Pelliot, Paul 者，法國巴黎人也。畢業于遠東學院，專攻東洋學，後任為遠東學院教授，更留學于中國北京于一九零六年，組織探檢隊，調查中央亞細亞。于該年六月十五日，發自巴黎，經俄國入新疆，至烏魯木齊。已風聞敦煌千佛洞有出土經事。于一九零八年（當清光緒卅四年）三月，至敦煌千佛洞。由王道士手，購去古卷軸一萬五千件，從敦煌石室訪書記可見其詳。今摘錄于下：

在烏魯木齊時，曾兩次奉到唐代寫本佛經之發現消息，發現之時為千九百年（清光緒二十六年）。發現之人，寺中王道士也。余首次探訪時，藏書石室適已局縮，王道士亦他出。余往敦煌訪之，彼允偕余赴洞，發此祕藏。然其來稍遲，鑰留敦煌，未曾携也，不得不靜以待之。留意探詢，知石室所藏寫本，有為中文者，有為藏文者。又知斯坦因曾居洞中三日，得地方官之允許，出資購買其一部份。道士且言，斯坦因臨行遺資若干，俾便續購。余聞而大喜，效法斯氏不難獲得寶藏矣。既而洞鑰遞達，三月三日侵晨，入此局縮千年之寶庫，發

露迄今，已逾八載。往來搜索，實繁有徒。藏弆之數，意必大減。迨入洞扉，令人驚愕。洞之三隅，積累之深，達二萬當又五十，高過人身。卷本二三大堆，至鉅大之藏文寫本，則以版挾之，堆置洞隅。時有中文藏文字迹，流露於簡端。余解數版觀之，其中寫本，或失首，或缺尾，或中裂，亦有僅存標題者。然察其時代，均在九世紀之前。且於約畧瀏覽中，得遇梵文，及回紇文焉。余私自忖度，洞中藏弆，盡加展覽，其事至繁。將萬五千卷至二萬卷，自首至尾，展覽一過，六閱月乃能成事，非余所能勝任也。然欲悉其內函，考其關係之重輕，又不得不每卷展開。於是瀏覽之際，潛分兩類，其一爲精品，任何價值，皆非所計，必得之而後已。其一爲凡品，可得可失，姑妄論價，若遇艱阻，棄之可也。余之展閱，雖極神速，然歷時亦在三星期以上。開始十日，日閱千卷，自詫以爲神奇。蓋蟄居巖洞，每小時閱百卷，瀏覽典籍之速，堪與行程中之汽車比擬矣。迨十日後，而進行稍緩，蓋精神疲困，塵埃塞喉，且接洽購買，耗時頗多，猛進之後，宜稍舒徐，此亦事理之常，無足怪者。然余亦不敢輕心從事，每遇一卷，即破碎不堪者，亦不率爾放過。洞中卷本，未經余目而棄置者，余敢決其無有。

洞中佛經最多，中國文人之于此發見，不甚重視者以此耳。然除佛經外，未嘗無他物，道經卷本即其一也。……千佛洞中之道經寫本，流傳淵源，不難于其題誌中考得，蓋皆神泉觀物也。一覩斯名即可知爲道觀。據寫本敦煌地誌考之，神泉觀位置，非與千佛洞同居沙州東南，乃在東北方四十里外。此類道經寫本，均極整潔。五百八十年至七百五十年間墨迹也。七百六十年時，藏僧遍占煌敦，道士絕迹，其在斯時歟。神泉觀既被廢毀，則此類道經，自爲僧徒狼藉棄置于千佛洞。其一部分尙能流傳迄今者，則以僧徒利其紙質厚綏，於其背面繕寫佛經，及種種記錄，隨意著筆，書皆率劣。吾所得千佛洞道經，幾無不若是。數量較寡（此次得道經百卷），且皆殘缺。然於學術上，却有重要關係焉。又千佛洞取經始末記亦載一則，可以參証。今摘錄于後：

約一年後，千佛洞曾見著名法國學者伯希和教授之惠臨。伯希和漢學極好，

故能誘致王道士讓渠將所餘大量中文卷子，加以急速之檢閱。彼於其中，檢出非中文之寫本若干，又選出彼認為有關哲學的，考古的，及其他特異之中文寫卷若干。王道士前次轉移古卷予余，既無後患。遂又允伯希和教授携去寫本佛經，及叢殘卷束，凡萬五千件。

伯希和氏又于千佛洞北方之一洞中，得漢文，蒙文，藏文，梵文，西夏文諸經，乃於當年五月，始離敦煌，所得約十巨篋，均送歸法國國立圖書館。據後伯希和氏整理，即漢文寫本目錄，成一千五百十一件（由二〇〇一號起至三五一一號止）。再據日本人那波利貞氏調查，該館尚有未整理件二千餘，曾為續編至五千五百四十一號（見那波利貞韓明賦考序）止。伯希和于流沙訪古記中，亦自稱寫本之數，多至八千，為文十有二種。整理之事，殊費時日。則其收穫之富可知矣。

八 日本人購去古卷軸之約數

敦煌石室古卷軸，自經英國斯坦因，法國伯希和二氏取之殆盡。中國官府，僅得其殘餘。後石室縹緲，幾乎一空。日本于明治四十四年（當清宣統三年），由大谷光瑞遣橘瑞超及小川小一郎二人至敦煌調查。據吉川氏支那紀行（見新西域記）述之甚詳。今摘錄于後。

明治四十四年九月十四日，抵安西城。十月五日，至敦煌。十日至千佛洞。訪王道士長談，欲讓藏經事，得其允許，言改日覓出送上，十二月廿三日，千佛洞之王道士來回拜。言以修募千佛洞，將赴肅州，以平日縣中，原可津貼。今以革命時期，故不得已將唐經出售，以充修繕。視其所持來品甚不佳。乃告以務以精品來，可以出大價云。此道士慧黠，其言殆不足信也。

四十五年一月七日，千佛洞王道士取來如蒙古文之經卷，余不敢斷其真偽。二十二日，一支那人以唐經四卷求售，內有一卷最精，索價三十兩。余與以三兩不售，卒以五兩購得之。三十日晚九時，千佛洞王道士以唐經四十卷來售，察其態度，直類賊人之運輸贓物。問其尚有否，乃更出四十卷。二月一日，余及橘瑞超至千佛洞王道士所。見架上唐經尚不少。乃與之交涉，先借一百

六十九卷閱看，午後三時返城。二日午前，道士來，遂以三百兩，易得唐經一百六十九卷。今日先付百兩，與約請其再以精品來時，再付餘款。三日午前，道士又持來唐經二百卷，閱看其中故插以僞品，乃以一夕力，爲之分上中下三類。四日晚，道士來言，前經卷非三百兩不售。交涉再三，率以一百兩購之。六日，余由敦煌出發，七日至瓜州，八日午後抵安西城。

由上記載，可見民國初元，石室已空。王道士雖私匿若干，然業居爲奇貨，不輕出以示人矣。日本人所獲，先君曾據所見爲日本橋氏將來敦煌藏經目錄，著錄四百二十九卷（見雪堂叢刊）。

第四章 清末政府之收購及至京時之結果

九 清末政府藉沒殘餘古卷軸之始末

當宣統元年秋，伯希和氏由敦煌返國，道出北京，以行篋所携一部份出示先君。先君詫爲奇寶，乃與同志蔣斧，王仁俊，曹元忠，董康等觴之，并商影照所携十餘件。蔣氏更手餘其叢殘，爲沙州文錄。先君記所見爲鳴沙山石室祕錄。王仁俊以所影照者爲敦煌石室真跡錄。曹元忠爲沙州石室文字記，是爲石室卷軸首次介紹于我國學界之始。當時伯希和氏語先君，以石室尚有殘存經卷不少，盍不速由官府取之，遲恐爲他人取去。先君然其言，急條陳當道，逾年始至京師圖書館中，約六七千卷。其始末，先君松翁自序記之殊詳，今摘錄于後：

光緒季年，歐人訪古於我西陲者，爲英德法三國，宣統紀元，法國大學教授伯希和博士質宅於京師蘇州胡同，將啓行返國。所得敦煌鳴沙石室古卷軸，已先運歸，尚有在行篋者。博士託其友爲介，欲見予。乃以中秋晨驅車往。博士出示所得唐人寫本，及石刻墨本。予詫爲奇寶，乃與商影照十餘種，約同志數人觴之。博士爲言，石室尚有卷軸約八千軸，但以佛經爲多，異日恐他人盡取無遺，盍不構致京師乎。予聞之，欣然以語喬茂叢左丞，請電護陝甘總督毛寶君方伯慶蕃，托其購致學部。予並擬電，言須款幾何，請先墊給，由部償

還。喬君携電上堂白之，則電允照發，而將還款語刪去。予意甘肅貧瘠，若令甘督任此，必致爲難。乃復提議於大學，由大學出金，總監督劉公亦謂大學無此款。予曰：若大學無此款，由農科節省充之，即予俸亦可捐充。劉公始允發電。逾月，大學及學部同得復電，言已購得八千卷，價三千元，兩電文同。部中初疑價必昂，聞僅三千元，乃留之學部，不歸大學。及甘肅派員解送京師，委員某爲江西人，到京不先至部，而主其同鄉某家，其同鄉乃竭日夜之力，盡竊取其菁華，卷數不足，乃裂一軸爲二三以充之。解部後，予等轉不得見。後日本京都大學諸教授來參觀，予等因便始窺其大畧而已。後二十年，予寓津沽，人家所私竊之卷，往往得之估人手，此又予所不及料者也。

十 古卷軸運京時之散失及民國以來之結果

清末政府既命甘省大員，收購石室古卷軸，由敦煌起途，以及抵京，中途走漏，遺失無數。到京存京師圖書館，不逾年而民國成立。于佛洞取經始末記記載一節，可爲參証。今摘錄于後：

一九〇九年，法國此著名之學者（伯希和）遄返巴黎，道出北京時，所攜重要中文寫本之消息，使首都中國學界，爲之哄動。其後不久，中國中央政府即發出命令，著將全部藏卷，移存北京。一九一四年，余第三次探檢再至敦煌時，所聞關於命令執行之情形，歷歷如繪。所述不幸之情形，蓋非虛造。

王道士以予爲舊日之施主，前來歡迎。並告余昔日所贈大宗捐款，已爲層層官府剝削盡淨。全部寫本，已爲官家用大車捆載以去。且打包之時，極爲草率。當大車尙停於敦煌衙門之時，偷竊走漏，已極可觀。一九一四年已有挾許多整捆唐代精美的佛經寫卷來余處求售者矣。不敏道出甘州，及道經中國土耳基斯坦（按即新疆天山南路）時，隨處皆有以石室古卷求售者。由此推想，最後到北平時，藏卷實餘若干，無人能道也。

以上所記，可見由敦煌運出時之走漏。至抵京師，更遭運送員之竊取。先君著姚秦寫本維摩詰經殘卷校記序中言之綦詳。今摘錄于後：

宣統紀元，予備員學部。伯希和博士既告予敦煌石室尚有殘卷八千軸。予乃
慤慮部中購取。明年由署廿督毛公，遣員某運送京師。既抵春明，江西李君與
某同鄉，乃先截留於其寓齋。以三日夕之力，邀其友劉君，堵何君，及揚州方君，
拔其尤者一二百卷，而以其餘歸部。李君者，富藏書，故選擇尤精。半以歸
其堵，祕不示人。方君則選唐經生書迹之佳者，時時截取數十行鬻諸市。故
予篋中所儲，方所售外無有也。歲壬戌，予自海東移津沽，則何君已物故，乃
盡得其所藏數十卷，而以維摩詰經解二卷爲之冠。

由上可見抵京時之走漏情形。迨京師圖書館收得，不過存六七千卷。不逾年，
民國成立。後京師圖書館改爲北平圖書館。所藏寫本，因仍如故，未聞整理之者。至
民國十九年，始由新會陳垣氏編定目錄，凡得八千六百七十九號，爲敦煌劫餘錄十
四帙。至今又歷二十年，屢經變亂，聞仍如故，是可慰者。是石室殘存經卷，至民國後，
所得之結果矣。

第五章 美國學術團之調查及我國之參加

十一 美國哈佛大學之調查

民國十二年，美國哈佛大學考古隊華爾訥氏，偕霍蔭氏，曾至敦煌千佛洞蒐集
得壁畫等，運歸美國。于陳萬里西行日記中五月十日記載。今節錄于下：

霍蔭君在肅州，復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爲老周。老周前年，曾隨華爾
訥霍蔭二君赴肅州北黑城子及敦煌，傭工數月。今日告我，華爾訥君在敦煌
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銀七十兩，作爲布施。華以洋布和樹膠粘去壁畫得
二十餘幅，裝運赴京，周之助力獨多。特附記於此。

以上僅言其購去壁畫，至于古卷軸殆不能無一卷也。

十二 美國敦煌考古隊調查及我國北大之參加

民國十四年春，美國哈佛大學華爾納組織敦煌考古隊，將由北平出發時。由美國福開森氏之紹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派陳萬里氏參加調查。以十四年二月十

六日出發，五月二十日抵敦煌，七月三十一日歸北京，行程歷六個月。陳氏著西行日記一卷，先載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週刊未竟。後十五年七月，樸社又為出版單行本。是為我國學術界第一次調查敦煌者。其日記述五月十八日至敦煌縣後，十九日遭本地人之反感，及至千佛洞三日而返。今節錄于下：

正午十二時，偕同行諸人赴縣署集議。在座者有周統領，肅州鎮道兩署所派專員張參謀長牛科長，楊知事，及敦煌縣商會，教育會長並各界代表約七八人。會議時，先由翟蔭君說明此來本擬剝離一部分壁畫運赴北京陳列，以便中外人士得就近研究。曾以此意商之陸省長，未蒙許可。嗣後卽一意攝影，希望能得各界諒解，予以充分時間云云。楊知事，牛科長，周統領，及教育會會長，相繼發言，均以前年華爾訥運去千佛洞壁畫二十餘方，及佛像數尊後，地方人民中羣向知事詰問。今年廟會時，復有人向千佛洞王道士詰責。因此，此番遊歷，為期勢難太長，且在千佛洞居住，有種種為難情形，即軍警保護，亦恐有不周之處。說之至再，僅允遊歷日期，不得逾兩星期。千佛洞礙難居住，祇能當日往返。余亦發言約二十分間。同行諸人以無可磋商，一一承諾，辭出回店。決定明日休息一日，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日往千佛洞游覽攝影，二十四日卽啟程還安西。翟蔭君則往肅州，候華爾訥君，止其西來。

又其敦煌千佛洞三日間之印像說：

敦煌考古隊來華擬在千佛洞為長時間之考察。……五月二十日到敦煌目的地，同行諸人所欲期望於千佛洞能居留三閱月者。不想因華爾訥君故，僅能住三日。且每日往返八十里，其確實消耗於千佛洞之考查時間，每日五小時三日合計之，祇十五小時，以費時百餘日，所獲得者惟此，殊非意想所及。

第六章 石室卷軸散出國內外之約計

十三 流出國外石室卷軸之約計

石室卷軸發見後，既經英法人柵載歸國。日本人為之殿。其歸宿及約數可知者，

今畧記之於後：

一 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

清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匈牙利人斯坦因氏，奉英國政府命來中國調查，中央亞細亞。于五月廿一日，至敦煌千佛洞。用種種方法，由王元鑑道士手，購致石室所藏古佛畫，圖像，繡品等五箱。古寫本卷軸二十四箱。其中有以漢文，梵文，西藏文，和闐文，庫車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諸國文字所書者。于一九零九年（清光緒卅五年）運歸英國。至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斯氏再至敦煌。又取去古物五箱，內有古寫經六百餘件。二次運去者，聞全歸倫敦大英博物館。據日本人石濱純太郎說。

依大英博物館展覽目錄稱：繪畫類約五百，其他工藝品約一百五十，書籍類（各國文書寫者）約六千五百卷云（見敦煌石室之遺書）。

其目錄今可見者，有

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羅福葛譯（北大國學季刊一卷一號，三卷四號）

二 大英印度局

據日本人石濱純太郎說：

斯坦因攜歸國之古卷軸，其中西藏文寫本，曾請印度局之司書到馬司 Dr. F. W. Thomas 博士指導編纂目錄。因是此一部分歸大英印度局保管。

三 法國國立圖書館

法國伯希和氏攜歸彼國之敦煌古卷軸。據日本那波利貞氏調查，伯氏攜歸品，曾整理編目，由二〇〇一號起，至三五一號（凡一千五百十一件）。又由四五〇〇號起，至四五二一號（凡廿二件）止。則是伯氏整理凡成一千五百三十三件。那波利貞于日本昭和六年（當民國廿年）九月九日，至昭和八年七月廿日，均在巴黎圖書館。得館長 M. momont 氏之許可，將伯氏所未編號之敦煌文書，繼伯氏之三五一二號起，至五五四一號止，製法文之解說目錄，又得二千〇三十件。中去伯氏原有之（四五〇〇號至四五二一號）二十二件，則實又得二千〇八件。合以伯氏舊編成號者，共計凡得三千五百四十一件。其目

錄可見者，有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羅福錦譯（國學季刊一卷四號）

按此目僅至三五一號止，得一千五百十一件。日本那波氏續編未見刊本。

四 法國巴黎 Guimet 博物館

日本石濱純太郎調查：伯希和持歸品中之佛畫佛像等品，均陳列於 Guimet 博物館，并曾印有說明目錄等。

五 法國 Louvre 博物館

據日本石濱氏說：伯希和持歸品中，繪畫工藝品，板畫繡帛之類物，均陳列在 Louvre 博物館，尚未見有目錄或說明書。

六 日本朝鮮總督府博物館

清末宣統三年，日本大谷光瑞遣橘瑞超及小川小一郎二人，至我國新疆甘肅發掘所得。據其紀行稱，當彼國明治四十五年九月廿一日，由吐魯番帶出行李總數如後：

發掘品十七箱。 璽畫五箱。 發掘土器一包。

木乃伊（男五女四）九個。其他十五包，共五千九百五十五磅。

此外尚有先存烏魯木齊行李二千五百三十七磅，合計為八千四百九十二磅。其所獲品，先置於大谷氏別墅，武庫縣之二樂莊。後又以其中一部份七百零五件，歸朝鮮總督府博物館保管。據新西域記載其目錄，大半新疆出土品，僅其中佛畫八件，為出敦煌者。

七 日本關東州旅順博物館

日本大谷氏所得品，先儲二樂莊，後又以一部份歸旅順博物館陳列保管。其件數如下：

敦煌石室寫經 六百三十八件。

新疆出土品 九十九件。

先君曾以所見大谷氏藏經為日本橘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見雪堂叢刊），其中著錄四百二十九卷，大半殆歸旅順博物館矣。

八 日本大谷大學

日本大谷大學藏品,有高柳恒榮氏著敦煌發掘寫經之研究(載佛教研究六卷二號),其中有大谷大學藏品之解題。

九 日本中村不折氏

中村爲書法研究家,其私人蒐集亦不少。現代佛教雜誌(二卷十二號)載有禹城出土開寶錄,爲中村氏藏品目。其所蒐集敦煌卷軸,亦載其中。

十 日本富岡謙藏氏

富岡氏齋名桃花庵,其所藏敦煌寫本,聞約二十卷。惜富岡氏早卒,不知藏品流落何所矣。

十一 美國哈佛大學

美國哈佛大學考古隊華爾訥氏於民國十二年(當西紀一九二三年)曾至敦煌千佛洞,由王道士手購去壁畫二十餘方,佛像數尊。運回本國。事見陳萬里著西行日記所載。

十二 俄國

據日本石濱純太郎著支那學論考,說俄國翰林院之亞細亞選集,一九一八年中,曾有敦煌千佛洞出兩斷片佛書之報告。由此可知俄國亦有蒐集,特不如英法之有大多數耳。又民國十四年,陳萬里西行日記亦述俄人有在千佛洞調查事。今摘錄五月廿六日記于下:

「前數年聞有俄人某博士者,在千佛洞居留半年,測繪頗詳。博士又能畫,臨畫約有數十幅之多,後因接報聞國內革命事起,即大哭言歸,取道新疆,竟在喀什死于纏回之手。同行數人亦均被害云。」

以上均流出國外,約可知其歸宿及畧數者,統計已有一萬七百餘件。其他如大連滿鐵圖書館。上海無憂園。

上二處,聞大谷氏,曾將二樂莊所藏捐贈一部分。然未聞準確數目,亦未見有目錄。至于英法所藏敦煌卷軸之照片。日本啓明會曾出資屬矢吹慶輝博士二次渡歐,將英國博物館所藏。斯坦因去品照成照片,約近一萬張,爲英國博物館藏斯坦因寫本寫真帖。大正新脩大藏經即據此以收佚經,作校刊記附于大藏經之末。東京東洋

文庫亦藏有英法所藏品照片不少，多半爲土爾基文字。是乃羽田亨博士遊歐齋返者。內藤博士遊歐返時，亦帶回古寫本照片約千枚。均取四部書爲多，關於佛教道教者甚少也。

十四 國內所有石室卷軸之約計

石室卷軸存國內者，公有私藏，據可知者分述之如後：

甲 北平圖書館

清末京師圖書館，民國以來，改爲北平圖書館。其藏品來由，先君子于鳴沙石室佚書序中，記之殊詳。今轉摘錄于後：

「往者伯（希和）君告予，石室卷軸，取携之餘，尚有存者。予亟言之學部，移牘甘隴。乃當道惜金，滯濡未決。予時備官大學。護陝甘總督者適爲毛實君方伯（慶瀋）與予相好。總監督劉幼雲（京卿廷琛）。實同鄉里，與議購存大學，既有成說，學部爭之。比旣運京，復經盜竊。然其所存，尙六七千卷，歸諸京師圖書館。」

由上可見其來源。至民國十九年，始由新會陳氏垣編定目錄，爲敦煌劫餘錄十四帙，內著錄凡八千六百七十九卷。許國霖據其中尾題，爲寫經題記。又抄其雜文，爲敦煌雜錄。

乙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

民國十四年，陳萬里至敦煌調查時，曾爲北大研究所在當地蒐集若干卷。其卷數雖未詳，于其西行日記中五月廿四日所記可見一斑。今摘錄于下：

「當地人送來唐人寫經甚多，顧無精者，而索價頗昂。其長約七八尺之卷，亦須五六十金，較長者更貴。梵文經卷以購者少，故價值頗賤。余爲吾校考古學室選購數卷。惟有金剛經一冊，長一九仙未，寬一五，類舊書裝訂之蝴蝶式，封面及冊內均有著色圖象，并年月題記。其文如下：

發願文；凡人持經先，須至心啓清。稽首三界尊，十方无量佛。我今發弘願，持此金剛經。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保

身，同生極樂國。歸依佛數，顯德四年，歲次丁巳，太族之月，書記。

十一時，偕同行諸人往縣公署。……歸寓，賣經者猶紛至。不忍一一謝却，必展卷一觀方快意。將啓程前尤多，使余勾留在此十餘日者，當必有佳卷餉我眼福也」。

由上並可見民國十四年時，敦煌當地私藏唐經尙不少，兼出售與遠來人作土產矣。

丙 江西李氏

李氏盛鐸富藏書，可得敦煌寫本多精品。三十年來，聞所有亦散在市廛，所藏未見目錄，亦不詳其有若干卷。

丁 道州何氏

何氏爲李盛鐸之婿，何氏居津沽，身後所有亦大半散在骨董商人手矣。

戊 楊州方氏

方氏爲李盛鐸之友，所藏不多，皆唐經生書體之佳者。民國初元，即出售以易朱。先君所藏，有自方氏者。

己 新民梁氏

梁氏素文，清末曾官甘肅，故在當地曾有蒐集。民國初元，寓瀋陽。近數十年間，所有品均出脫殆盡。

庚 上虞羅氏

先君藏品多得自道州何氏，楊州方氏。數年前，曾擇尤精者影印爲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三集六冊，其中共有三十餘種。及其次要者，均分藏旅順大雲書庫，及長春寓居。此次兵災，多半爲過眼雲煙矣。

以上國內公私所藏，統計約有九千件左右。

第七章 民國以來敦煌石窟之改革及學者之調查

十五 民國以來石窟之近況及學界之調查

民國以來，因十四年之調查，受地方人士之阻礙；於民國三十二年乃由教育部

令，將敦煌石窟爲敦煌藝術研究所，屬中央研究院。其近況，向達氏親自調查，著西征小記，今摘錄于下：

敦煌千佛洞古名莫高窟，在敦煌城東南四十里。出敦煌城南門或東門，東南行十五里佛爺廟，自此而東行戈壁中，南即鳴沙山。十五里上山坡，坡盡復爲戈壁。約十里，向南斗下谷中，是爲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窟在鳴沙山東端，峭壁削成，高達十丈。自南至北，綿亘三里許。一小河發源南山，北流經過窟前，蜿蜒北行，遂沒入戈壁中。今名此水曰大泉，疑即唐人所云之岩泉。窟前白楊成行，拔地參天，盛夏濃陰四合，不見天日，幾疑行暗光道中。皆二十年前，道士王元鑑之所植也。有上中下三寺：上中二寺隣接，在最南端，大約創建于清乾隆時，中寺今猶存乾隆時雷音禪林寺額。二寺俱由喇嘛住持。下寺在最北端，與上中二寺相距約里許，爲道觀蓋，王元鑑所創修者。隔河東望約四五里，即三危山。遙視山色，青黑如死灰。薄暮時，夕陽返照，色又紫赤，如紫磨金。近之石骨峻嶒，如植劍，如露刃，撫之則隨手紛墜。三十二年，教育部收千佛洞爲國有，於其地設敦煌藝術研究所，以中寺爲研究所所址。自張（大千）編第一號窟起，至一六二號窟止，築一長圍。上寺劃諸牆外，改爲新運促進會服務所。復於下寺駐兵一排，以資保護。繙流黃冠，風流雲散。千佛洞自始創至今歷千六百年，將以此爲最大之革命矣。千佛洞諸窟，張大千編三百〇九號，復益以耳洞若干。伯希和編一百七十一號，而每一號之副號，有達三十者。綜計有壁畫之窟數，當在四百左右也（見三十六年三月廿六日大公報圖書周刊）。

以上敦煌石窟之近況，可見一斑。至我國學者之調查，民國三十三年，北京大學曾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歷史考古組，至敦煌。向氏達爲團長，閻氏文儒亦參與其役，均在千佛洞有半年以上之考察。向氏著有西征小記，敘述綦詳，多前人之所未聞見者。閻氏在敦煌，將所有歸義軍曹氏之題名，悉數抄出，擬爲專書，方在整理中。並著有安西榆林窟調查報告（見歷史與考古雜誌），斯亦清代學者之所不及見者也。

十六 政府派學者至英法調查之結果

一自天開石室，歐人捷足，遠携重洋，置彼國博物館或圖書館中。而我國人士，轉不能一一就觀為憾。先君曾與伯希和氏，約至歐洲展閱所獲敦煌卷軸，乃以歐戰不果。民國二十年來，國人學者遊歐漸多。如胡適，劉復，傅正倫諸氏，皆曾赴英法兩京，親自撰抄敦煌發見各種資料。劉氏以所見著為敦煌綴瑣三輯，胡氏則選關於佛典方面，創獲不少，足以匹敵前人。民國二十三年，北平圖書館，派遣王重民，向達二氏，先後赴歐洲考查敦煌古卷軸，並作攝影之工作。法國方面王氏任之，照得有三千餘片。王氏著巴黎敦煌殘卷敘錄，成二輯（民國二十五年印本），由北平圖書館出版，殊斐然可觀。向氏在英調查，知倫敦博物館藏敦煌卷子，漢文書約千卷，印本約二千卷，回鶻文，古突厥文等卷約二百卷。除回鶻文等二百卷，編有簡目外，俱未公開。向氏在英一年，集所見為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錄（圖書館季刊新第一號第四期），記其名目卷第。其他論文尚多未發表者。又 India office 圖書館，尚藏有西藏文卷子。前北平圖書館並派于道泉氏前往調查一次，攝影頗多。自是英法兩京所藏敦煌古卷軸之全貌，畢現于吾國學者之前矣。

第八章 關於石室卷軸之文獻及餘說

十七 關於石室卷軸文獻之分類目錄

關於石室遺書之文獻可分為數類，今具所知者於後：

一 影印類

1 字類

敦煌石室祕寶 王仁俊輯 宣統二年有正書局影印本

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卷 先大人輯印 法國巴黎圖書館藏品

鳴沙石室佚書十九種 同上

鳴沙石室佚書續編四種 同上

敦煌唐寫本尚書釋文殘卷 吉石庵叢書初集

貞松堂藏西陲祕籍叢殘三集 先大人輯印

敦煌遺書三種 同上

敦煌遺書一輯 羽田亨編

敦煌祕籍留真 神田喜一郎編

敦煌唐寫本道書殘卷 吉石庵叢書初集

敦煌唐寫本莊子殘卷

2 畫類

敦煌出樹下說法圖考 田中一松 國華廿六卷三一二,三一三號

千佛洞出尼波羅式菩薩圖解 國華卅七卷 四三二號

敦煌出觀世音曼茶羅圖解 國華卅七卷 四四三號

敦煌出文殊普賢四觀音圖解 國華 三八二號

敦煌出樹下說法圖攷 田中一松 國華卅卷 三九二號

敦煌出騎馬人物圖攷 二千里 國華 四二五號

敦煌出唐畫毘沙天圖考 瀧精一 國華三八九號

千佛洞出北魏式壁畫 松本榮一 國華卅四卷四〇〇,四〇二號

敦煌出引路菩薩圖考 瀧精一 國華三八三

千佛洞出尼波羅式尊像畫考 瀧精一 國華三九九號

敦煌出大業三年佛畫考 混沌生 國華四一六號

敦煌出開元年代畫考 松本榮一 國華五二

敦煌出唐畫熾盛光佛 渾村專太郎 中央美術一三四

千佛洞出千臂千鉢文殊曼茶羅考 二楞生 佛教學雜誌三卷三號

敦煌出土唐代花鳥幡 松本榮一 考古學雜誌廿八卷一號

莫高窟一百廿N洞一百十一洞壁畫 松本榮一 世美六

敦煌千佛洞壁畫降魔圖 人物對生圖 本生譚圖 法華變相圖 維摩相

圖 晉圖繫 松本榮一 世美別卷 壁圖篇

千佛洞之華嚴經七處九會圖象考 林宥海 佛教藝術之研究密教研究六七國華冊八

編九冊

敦煌出觀音變相解 國華五〇二

敦煌地方流行之牢度叉鬥聖變相圖 松本榮一 佛教美術十九

斯坦因氏齋歸之敦煌千佛洞出古畫考 潘精一 國華廿二卷三八二號

中央亞細亞出土之唐朝風俗畫 澤村孝太郎 佛教美術六

在法國可見之敦煌佛畫 島華水 歷史同地理十一卷三號

敦煌畫之研究 松本榮一 大谷學報十九——一

大英博物館敦煌佛畫考 永田春水 雙彩六

特殊之敦煌畫景教人物圖 松本榮一國華四九三,四九六。

又二童子護符 松本榮一 國華四八二

又三繪入之呪符 松本榮一 國華四八八

高昌壁畫菁華 先大人

西陲壁畫集 陳萬里

3 拓本類

敦煌石室真跡錄 王仁俊編

唐拓化度寺殘卷

墨林星鳳一卷 先大人編

一 唐拓溫泉銘

二 化度寺殘葉

三 柳書金剛經

二 錄文類

1 影抄

唐寫隸古定尚書周書殘卷 雲窗叢刊本

敦煌唐寫本切韵 王國維景寫 巴黎圖書館藏

2 排印

沙州文錄一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蔣斧輯羅福彙補 民國十三年印本

敦煌石室遺書 先大人輯 宣統元年譜芬室排印

凡四冊有尚書殘卷等十一種 沙州文字記 曹元忠 流沙訪古記 先大人敦煌零拾 先大人輯 民國十三年家刻本

凡一冊，有秦婦吟等七種。

敦煌石室碎金 同上 民國十四年東方學會印

凡一冊，有毛詩殘卷十七種。

敦煌掇瑣上輯 劉復輯 民國十四年中央研究院刊本

又中輯 同上 民國廿三年中央研究院刊本

又下輯 同上 民國廿四年中央研究院刊本

古寫經尾題錄存一卷 羅福慶輯 永豐鄉人雜著續編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 與敦煌雜錄 許國森 民國廿六年商務印書館印本

摩尼教殘經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 國學季刊一卷三號

又二 法國巴里圖書館藏 同上

韋莊的秦婦吟 王國維 國學季刊一卷三號

敦煌寫本廿五等人圖一卷 雪堂叢刊本

又太玄真一本際經卷五殘卷 同上

又無上祕要第五十二殘卷 同上

敦煌遺書第一輯 羽田亨

大英博物館斯坦因氏發掘品過眼錄 濱田耕作 東洋學報八卷一、三號

倫敦所見斯坦因採集之吾國西北文物 傅振倫 國聞週報十四卷、二期。

敦煌出捉季布傳文 王重民 北平圖書館館刊十卷一號

斯坦因氏蒐集品中注明日期之漢民寫本 仁直譯 史學消息一卷七期

敦煌叢抄 向達 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六號

沙州石室諸子廿六種 高瀨博士還曆紀念會刊

三 目錄類

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 法國沙畹羅福慶譯 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卷一號

巴黎圖書館敦煌將來目錄一卷 法國伯希和 羅福慶譯 國學季刊一卷四號又三卷四

巴黎圖書館敦煌寫本書目 同上 陸翔譯 北平圖書館館刊七卷六號

案此上目而不及前目之全，此至二七二九號止，上書至三五一號止，惟此目下間有按語，較上目為詳耳。

日本橋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一卷 先大人輯 雪堂叢刊本

敦煌劫餘餘十四帙六冊 陳垣

禹城出土墨寶錄 中村不折 現代佛教二卷十二號

禹城開寶錄 同上 現代佛教二卷十三號十四號

斯坦因氏蒐集敦煌出古寫經典照片解說目錄 矢吹慶輝 宗教研究二卷八號

英國博物館藏敦煌出古寫佛典照片畧目 矢吹慶輝

敦煌石室經卷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 古學叢刊三卷二號

敦煌古本逸經論章疏古寫經目錄 高楠政次郎 新修大正大藏經卷十九

伯希和敦煌千佛洞圖錄介紹 白鳥庫吉 由一集至三集介紹 東洋學報十一卷三號
十二卷四號

四 通考類

斯坦因氏蒐集敦煌出土支那古寫本之調查 矢吹慶輝 宗教研究五卷一號

敦煌石室發見之古書畫考 青陵生 東洋時報一三六

敦煌石室中之典籍 燕塵廿三

敦煌發掘之古書 繪畫雜誌二七二

敦煌雜考 石濬純太郎 支那學論考 支那學四卷二號五卷二號

敦煌石室之遺書 石濬純太郎 東洋學之話

敦煌發掘之古書畫 史學雜誌廿一卷一號

敦煌千佛洞之營造考 羽田亨 歷史同地理廿卷二號

敦煌之千佛洞考 羽田亨 佛教美術四卷

三十年來中國之敦煌學 傅芸子 中央亞細亞雜誌二卷四期

敦煌古書雜考 石濬純太郎 東洋學報十五卷四號 支那學論者

1. 漢書蔡謨集解
2. 老子成玄英義疏
3. 楚辭論安憲實義疏
4. 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巴黎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所見錄 小島祐馬 支那學八卷一號六卷一號二號

鳴沙山石室秘錄一卷 先大人 國粹學報鉛印

新西域記二卷 大谷光瑞

敦煌佛教藝術的系統 賀昌基 東方雜誌廿八卷十七號

斯坦因氏支那漠地之古墳 壩謙德 東洋學報四卷一號

據敦煌發見文書中見中晚唐時代之佛教寺院之金穀布帛類貨附營利事業運營之
實況 那波利貞 支那學十卷三號

敦煌之藝術同佛教特于賢劫法華維摩賢遇等諸經之關係考 小野玄妙 現代佛教
一卷七號 二卷十二號

法隆寺及敦煌石窟寺遺物中二三類似考 小村梭夫 東洋卅卷十號

伯希和蒐集敦煌遺書中之三篇 石灌純太郎 支那學論考

1. 文子卷九下德篇
2. 道教經典
3. 唐代史事

流沙遺文小記 石灌純太郎 支那學論考

1. 李慈藝授動諾身
2. 老子序訣斷片
3. 應悔滅罪金光明經真報傳

巴黎敦煌殘卷敘錄第一輯 王重民 民國廿五年印

又第二輯 王重民 民國三十年排印

倫敦所見敦煌殘卷敘錄 王重民 見大公報圖書週刊

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錄 向達 圖書季刊新第一卷第一期

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 劉師培 劉氏全集本

敦煌俗文學之發見及其展開 傅芸子 白川集

中國俗文學史二冊 鄭振鐸 商務印書館刊

敦煌的俗文學 鄭振鐸 小說月報廿卷三號

五 分考類

1. 經史類

敦煌出土論語鄭注殘卷考 內野熊一郎 東洋文化百四十號百四十一號

唐高本晋徐邈毛詩音考 劉詩孫 真知學報一卷一、二、三、四、五、六期

- 補訂敦煌出孝經鄭注 林秀一 漢學會雜誌四卷一號 書志學四卷一、二、三、四、五號
 敦煌本文心彫龍校刊記 鈴木虎雄 支那學論叢
 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 藤枝晃 東方學報十二冊
 金山墜事零拾 王重民 北平圖書館館刊九卷六號
 敦煌戶籍殘卷再考 玉井是博 東洋學報廿四卷四號
 敦煌出唐騎都尉秦元吉告身 内藤乾吉 東方學報京都第三冊

2. 子集類

- 敦煌本老子道德經義疏殘卷書後 石濱純太郎 支那學一卷二號
 唐鈔本唐令立遺文 那波利貞 史林廿卷三號四號
 敦煌本唐律考 内藤乾吉 支那學
 最近發表之敦煌發見唐律令斷簡 仁井田陞 歷史學研究
 許氏敦煌雜錄同所收之法律史料 仁井田陞 東洋學報廿六卷一號
 敦煌發見十王經圖卷中所見刑法史料 仁井田陞 東洋學報廿五卷三號
 敦煌發見唐宋時代之離婚書 仁井田陞 文化彙刊二卷一期 東方學報京都十一號
 敦煌石室算經一卷並序 李儼 北平圖書館館刊九卷一號
 敦煌本曆日之研究 王重民 東方雜誌卅四卷九號
 開元寫本草法序錄 吉石庵叢書初集
 敦煌發見十王經圖中獄門大考 岡本三郎 東洋學研究第一
 敦煌千佛巖碑銘 密教五卷一號
 伯希和先生關於敦煌建築的一封信 梁思成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三卷四號
 韋莊秦婦吟 張蔭麟 燕京學報一號
 敦煌本韓朋賦考 容肇祖 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又 那波利貞 歷史同地理卅四卷四號五號
 敦煌舊抄楚辭音殘卷跋 聞一多 國學季刊三卷十二號合刊

3. 積典類

-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考 高楠順次郎 宗教界十一卷七號

- 敦煌本隨求陀羅尼經變相私考 小野玄妙 佛教之美術同歷史
- 景教尊經之形式考 松本榮一 東方學報東京八冊
- 敦煌本溫室經講唱押座文跋 傅芸子 白川集
- 識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 陳寅恪 合肥張氏藏 北平圖書館月刊一卷二號
- 摩尼之二宗三際論 許地山 燕京學報三號
- 摩尼教入中國考 陳垣 國學季刊一卷二號
-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王國維 民國十年亞洲學術雜誌第二期
- 菩提達摩考形胡適 文存三集
- 楞伽師資記又壇經考 胡適 論學近著一集卷二
- 神會和尚遺集 胡適 民國十八年新月書店刊
- 荷澤大師神會傳 胡適 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二
- 敦煌出海中有神龜跋 周一良 大公報卅五年十二月廿五日文史週刊
- 敦煌本唐梵對字音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跋 陳寅恪 國學論叢二卷二號
- 唐寫大方廣佛華嚴經迴向品殘卷校記 劉厚滋 北平研究院彙報七卷二期
- 敦煌石室五種佛典之解說 妻木直良 東洋學報一卷三號
- 敦煌出勝鬘義記考 矢吹慶輝 宗教界十三卷四號五號
- 敦煌出讚阿彌陀佛偈并畧論安樂淨土義考 矢吹慶輝 宗教界十三卷六號七號
- 敦煌本仁王般若實相論考 妻木直良 宗教研究三卷二號
- 敦煌本智度論考 本田義英 宗教研究六卷二號
- 敦煌本瑜伽論分門記考 諸訪義讓 宗研究七卷三號 大谷學報十一卷三號
- 敦煌本金剛經考 小林正盛 密教四一一
- 敦煌本寫經之研究 高那恒榮 佛教研究六卷二號
- 又補遺 同上 佛教研究七卷一、二號
- 敦煌出達摩和尚絕觀論考 鈴木大拙 佛教研究一卷一號
- 中央亞細亞發掘古寫經考 松本文三郎 藝文二卷一號
- 敦煌本大雲經及賢愚經 松本三郎 藝文三卷四號五號

- 敦煌無量壽宗要經考補 石濱純三郎 支那學論考
 神會和尚之壇語同敦煌出土本考 鈴木大拙 大谷學報十六卷四號
 摄淪古逸疏同斯坦因氏蒐集敦煌新出三攝論古章疏同考 矢吹慶輝 東洋學報
 十卷一號二號
 唐人寫小楷法華經 今泉雄作 書苑三卷九號
 敦煌出善導禮讚偈考 松蔭了諦 龍谷大學論叢二九七號
 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經演義跋 陳寅恪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二卷一號
 敦煌遺書目連緣起目連冥間救母變文及脩魔變押座文考 青木正兒 支那學
 四卷三號
 敦煌本還冤殘卷考 重和俊華 史淵十七輯
 敦煌出土之龍樹及馬鳴之著書考 犬溪了諦 日本佛教學協會年報四
 引路菩薩考 松本榮一 國華三八七

六 題跋類

- 敦煌石室存殘五代刻本韻書跋 魏建功 國學季刊三卷一號
 敦煌寫本張淮深變文跋 集刊七本
 唐林文選殘篇跋 狩野直喜 支那學五卷一號
 敦煌本周易王弼注殘卷跋 先大人雪堂校刊叢書錄
 又易釋文跋 同上
 又古文尚書夏書商書周書跋 同上
 又顧命跋 同上
 又書釋文跋 同上
 毛詩故訓傳跋 同上
 詩幽風殘卷跋 松翁近臺
 敦煌本禮記檀弓跋 雪堂叢書錄
 又春秋經傳集解跋 同上

- 又穀梁傳解釋跋 同上
- 又春秋穀梁傳集解殘卷跋 同上
- 又論語鄭注述而至鄉黨篇跋 同上
- 又子路篇跋 同上
- 又論語集解殘卷跋 貞松老人外集
- 又春秋後國語畧出殘卷跋 堂雪羣書叙集
- 又秦語殘卷跋 同上
- 又魏語殘卷跋 同上
- 又漢書王莽傳跋 同上
- 又六朝寫本晉紀跋 同上
- 又唐殘本水部式跋 同上
- 又闔外春秋跋 同上
- 又張延壽別傳跋 同上
- 又貞元十道錄跋 同上
- 又諸道山河地名要畧跋 同上
- 又沙州圖經跋 同上
- 又西州圖經跋 同上
- 又慧超往五天竺傳跋 同上
- 又本草集注序跋 同上
- 又星占殘卷跋 同上
- 又陰陽書跋 同上
- 又老子道德經義疏跋 同上
- 又殘卷道書跋 同上
- 又莊子殘卷郭注跋 同上
- 又二十五等人圖跋 同上
- 又太玄真一本際經跋 同上

- 又无上秘要跋 同上
- 又老子化胡經跋 同上
- 又摩尾教經殘卷跋 同上
- 又波斯教經殘卷跋 同上
- 又景教三威蒙度讚跋 永鹽鄉人二稿
- 又修文殿御覽跋 雪堂叢書叙錄
- 又類書殘卷三種跋 同上
- 又文選殘卷跋 同上
- 又玉台新詠殘卷跋 同上
- 又唐人寫唐詩殘卷跋 同上
- 又散頌格殘卷跋 後丁戊稿
- 又老子義殘卷跋 松翁近稿
- 又南華真經田子方品殘卷跋 遼海焚餘稿
- 又老子天應經跋 同上
- 又唐律殘卷跋 松翁近稿
- 又秦婦吟跋 同上
- 又天成殘歷跋 同上
- 又宋淳化殘歷跋 同上
- 又俚曲三種跋 同上
- 又佛曲三種跋 同上
- 鳴沙石室佚書續編跋 雪堂叢書叙錄
- 唐寫本殘職官令跋 王國維 觀堂集林
- 又食療本草殘卷跋 同上 同上
- 又靈棋經殘卷跋 同上 同上
- 又失名殘書跋 同上 同上
- 又太公家教跋 同上 同上

- 又兔園冊府跋 同上 同上
- 又大雲經疏跋 同上 同上
- 又老子化胡經殘卷跋 同上 同上
- 又韋莊秦婦吟殘卷跋 同上 同上
- 又跋 同上 同上
- 又云謠集雜曲子跋 同上 同上
- 又春秋後語背記跋 同上 同上
- 又殘小說跋 同上 同上
- 又敦煌縣戶籍跋 同上 同上
- 宋初寫本敦煌縣戶籍跋 同上 同上
- 唐寫本字寶殘卷跋 同上 別集遺補
- 又謝司徒施麥恩牒跋 同上 同上
- 又季布歌孝子董永傳跋 同上 同上
- 又同文詩跋 同上 同上
- 晉開運刻毘沙門天王象跋 同上 同上

七 雜記類

- 斯坦因中亞細亞探檢談 斯坦因述 王國維譯 觀堂譯稿 又觀堂外集(十六年印本)
- 名流沙訪古記
- 斯坦因于佛洞取經始末記 斯坦因著 王竹書譯 北平圖書館館刊九卷五號
- 斯坦因敦煌訪書記 斯坦因著 向達譯 圖書館學季刊四卷三四期
- 斯坦因敦煌取經記 斯坦因著 賀昌羣譯 小說月報廿二卷五號
- 斯坦因氏中央亞細亞探檢 斯坦因述 小林房太郎譯 地學雜誌廿八卷
- 中央亞細亞踏查記 斯坦因著 風聞太郎譯
- 敦煌石室訪書記 法國伯希和著 陸翔譯 北平圖書館館刊九卷五號
- 白希和氏中央亞細亞旅行記 羽田亨 藝文一卷四號
- 中央亞細亞探檢談 楊瑞銘 地學雜誌廿四卷

支那紀行 小川小乙郎 新西域記

讀敦煌石室訪書記及斯坦因千佛洞取經始末記後 伊陀 海潮音十七卷十二號

中央亞細亞探檢之經過及其成果 石田幹之助 東洋史講座十四卷

西行日記 陳萬里 北大研究所 圖學週刊一卷一期至九期又單行本

西征小記 向達 三十六年三月大公報圖書周刊

以上所舉，關於石室遺書之文獻，不過舉其大要。挂漏之處，在所不免。大雅君子幸教正焉。

十八 餘 說

凡一新學術之初發見，在其當時，識者歎爲瓊寶，妄人譏其僞造。迨至其學昌明，後世人才得公正之認識。斯如殷商貞卜文字，即其前例。當發見之初，或有公言其出僞刻者。今日視之，抑何異乎疎語。而敦煌古卷軸之初出世，亦不能例外。如清末有李葆恂氏，著舊學庵筆記，曾譏石室卷軸，乃出日本人之僞造。其言在今日固不足置辯，然談敦煌卷軸之歷史者，所不可不知也。李氏所記鄭注論語一則今錄于後：

近吾友某君，曾石印鄭注論語一書，詫爲秘寶，遍贈同人，予初見其書，寢字作寢，席字作席，肉字作冥，全是日本人手腳。蓋中國雖有如此書者，不似日本之人人皆爾，試看彼國所刻之醫心方可知。及讀某君跋語，云是法人得自敦煌石室者。又云與前所見日本本願寺所藏，正是一本分佚云云。心疑其說，不敢決定。後見卷末，果有惟龍紀二年敦煌字樣，方自謂不應誤疑。及再細審此一行，不惟字體不同，且係另紙粘合，攏補之痕。顯然，始信鄙見不差。蓋日本自吾國重其古籍，往往以陸氏經典釋文，及彼國七經孟子攷異等書，僞作古籍，售之吾國。今此書亦然。且更串通法人共爲之。鬼蜮伎倆，良可畏矣。某君喜穿穴，而識力稍差，見聞稍隘，遂甘受其欺而不覺，可歎也。唐公家教亦非吾國唐人書。惟貞元十道錄及星占差不謬耳。

於是可見當時人對石室遺書認識之不足，宜乎歐西人士之得攘而出國者矣。此石室卷軸真僞之問題，至與石室相終始之王元鑄道士，民國十四年，陳萬里往敦煌

調查時，道士尚生存。西行日記五月廿六日載有一則，今節錄于下：

千佛洞分上中下三院，下院爲盜賣古物已十餘年之王道士所居，二十日在月牙泉席上，據說王已得精神病，此次往遊千佛洞時，聞余等至，即趨避他往。詢之廟祝，亦謂精神尚好，則前日之傳言有精神病者，或冀免官廳之懲辦歟。

由上可見民國十四年，王道士尚健在。近聞閻氏文儒說，當民國三十三年閻氏偕西北科學考察團至敦煌調查時，則王道士已于前數年逝去。石室既空，千佛洞亦收歸國有，而道士亦羽化，其生前對古卷軸之功罪，亦無從而論。只古卷軸之歷史，及王道士之名字，則攸久留在人間，是亦出當時意料之外矣。

